



胡文輝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陳寅恪詩箋釋 上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218-05810-8

I. 陈… II. 胡… III. 陈寅恪 (1890~1969) —诗歌  
—文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213 号

---

扉页题签: 王贵忱

责任编辑	赵殿红 沈展云
封面设计	智达 林小玲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4.5
插 页	2
字 数	1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18-05810-8
定 价	130.00 元(软精上下册) · 148.00 元(精装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mailto: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陳貞恪詩箋釋

王貴忱題



##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刘斯奋 李兰芳  
陈越平 杨资元 杨应彬 林 若 钟阳胜  
黄华华 黄 浩 萧如川 蔡东士

##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朱小丹

主 编：林 雄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曾宪志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恩才 卢子辉 庄 昭 刘扳盛  
朱仲南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辛朝毅 张 磊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赵殿红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梁渭雄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曾昭璇 廖晓勉 颜泽贤

##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

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 序 一

罗 韬

文辉本嵒崎不宾之士，每引自由独立之说，借为射魅辟邪，奈不能畅其言而展其蕴，乃匡鼎杜门，笔说寒柳堂诗，岂解颐已也，乃发皇义宁心曲，并自寄其幽忧之怀。

义宁之籍在江西，情结同光，骨肉出于散原，而其诗不入江西之社，不作同光之体，不染散原之风。何也？以其轻于法而独深于意也。故论结辞之古劲顿挫，原逊于钱萼孙；论构象之尖新独运，或不如钱默存；论骋才之回翔众体，亦难匹饶固庵。而义宁之压倒元白者，以其诗关乎天意，所寄宏深，伤国伤时，最堪论世。义宁常自比元祐党家之子，而胸罗中古兴亡之迹，撑持于天坼地解之际，独立于礼崩乐坏之时；责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讽世在士节出处之微。故其诗乘国身通一之义，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气沈郁，扪之骨嶙峋，史识诗情，盘屈楮墨。每读之，未尝不掩卷低回，愀然而叹：此变风变雅之音也。是中华文化至于将穷或衰之际，乃假义宁声诗，以鸣其岳岳不就之志乎！

华夏百年，西风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斩其元气，次则改服移其国步，更而国学式微，极于独尊西说，以俄为师，治



民如兵，以教统政。凡此，于义宁诸作，莫不激而有音。早岁《闻日本并朝鲜》诗，如海藏楼之精悍英发，意气轩然；中年长调如《王观堂挽词》，具长庆体之流宕而沈挚过之；抗战前后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间；晚年过岭，失明膝足，感赋世事，其微意可比韩昌黎之辟佛，度词则多于陶潜《述酒》，又如钱柳入清，摠怀婉曲。其诗岂余事哉，皆蒿目而忧世之患，不能已于言者，一生歌吟，可作当代史论观。于词章则周济所谓寄托，于书法则刘知几所谓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迹，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诗史也，亦心史也。

玉溪之诗，元遗山有“恨无郑笺”之语。而义宁之诗，则索解尤艰。昔义宁尝借评庾赋以自悬鹄的：用古典以述今事。又谓：“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合异同，混合古今，则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是以解其诗者，苟不通今而识古，必堕目瞽。其中尤以释今典为注诗至难处。

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遍徵当年载籍，补孤文单证之偏，纠穿穴悬揣之失，言必有徵，证必多例，可谓以乾嘉之法诂今典。而更有进者，文辉于解诗之际，尤重“四慎”，以免诠释过度：诗人运典固贵乎今古合流之境，则尤慎古典与今典之同异，以免乎以古套今之

弊；一生议论有常偶间出之别，则慎一贯之见与一时之兴之同异，以免乎以常灭偶之弊；选题咏物固以小见大为能，则慎社会大势与个人殊遇之同异，以免乎以大蔽小、认家为国之弊；诂陈尤以诗史互证为要，则尤慎缘事而发之作与情辞相生之句之同异，以免乎以史灭诗、认文为质之弊。同异较量，内外互证，阐释循环，语境还原。考史注诗，当通会之际，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义宁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庶几近之矣！后来读者，手此一编，得望表知里，扩毛辨骨，口诵其词，心知其意，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世变曲折，人事进退，士心从违，亦于此见矣。义宁诗云：“后世相知有别传”，其在斯夫！

呜呼义宁，终生守独立自由之义，极权不足畏，大众不足从，史观不唯物，文化不唯新。孤特卓立，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史寄离骚之志，以诗行春秋之法，曾何意为苏黄，以作承平文章伯哉！而文辉注陈，又岂止于赵次公、任渊之为坡谷功臣，当更近胡身之之注《通鉴》，以寄其微旨与孤愤。噫！是胡氏家法，皆善疏旧籍以开生面，施丹黄以加斧钺乎！

## 序 二

谢 泳

我的朋友胡文辉，去年把陈寅恪的全部诗都笺证出来，承他不弃，送我一部完整的打印稿。我在一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读完了。今年八月间，我在北京的“布衣书局”里乱翻书，偶然看到一册旧稿本。书店的老板告诉我，此稿本是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教授家里散出来的，个别部分已被虫蛀，但基本不影响阅读。书店的老板胡同先生也是旧识，他每天都写贩书日记，今年三月间的日记里提到过这个稿本，还特别提到其中抄了陈寅恪的诗。胡同的日记天天都在网上，看到的人当不在少数，据说文辉兄好像还问过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要下这个稿本。我想还是胡同没有说清楚，如果文辉兄看到原物，我想他一定不会犹豫。不过现在这个稿本到了我的手里，和到了他的手里一样。

因为那天我在北京有些空闲时间，就在书店里把这个稿本细细看了一遍。在旧书店里选书，有时候不能说得太，也不能显得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看到有用的东西，也不能激动。这个稿本里至少有三四个人的笔迹，其中有一个人的字，我认为特别好。胡同说这是广州罗孟韦家里出来的，

我认为大体没有错，其中一个证据是稿本里还夹了一张手抄的陈寅恪的旧诗，稿纸用的是“广州市汉民北路李同记文具印务局发行”的旧稿纸，我看字迹有些像陈寅恪夫人的，但不敢确定。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知道是早年广州印务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稿纸所用年号还是“中华民国”。

这个稿本主要抄了六个人的诗。这六个人都与陈寅恪家或者与陈家及近代中国诗坛有关系。起首是归庄的《万古愁曲》，接着是“蝥庵”诗录。“蝥庵”是近代岭南名诗人曾习经的号，稿本主要抄录的是他的诗，个别处有点评。然后是范伯子。范家与陈家有姻亲关系。第四个是柯劭忞，第五个是严复，有较多的评注。第六个就是陈寅恪。可见抄者的眼光极高，所抄录的近代名诗，与陈家的趣味非常切近。

一般地说，这个稿本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字写得很好，但可惜不是名家抄录。稿本里抄录的陈诗，我都曾见过。清华和三联的本子里都有，从这个意义上看，稿本的价值也很有限。我要下这个本子，主要与陈诗的标题问题相关。

陈诗生前并没有完整出版，后来的诗集是陈的家人根据陈夫人的抄本和朋友间的流传整理而成，所以陈诗标题并不统一，因为许多诗是从别人的年谱和日记里抄来的，所以常常有些差异，特别是有些诗题的改动，其实有丰富的时代内容。

我认为这个稿本有些意义，就是因为它是陈诗早期的流传本，又因为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间的传抄本，所以更接近

陈诗的原貌，特别是稿本中还有个别字的改动，与现在通行的陈诗略有不同，所以具有研究价值。

稿本第一首诗是《乙酉八日听人读水浒新传感赋》，通行的标题为《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

第二首《题双照楼集》，通行为《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关于这首诗，胡文辉的解释非常丰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这个稿本是陈诗原题，可证明文辉兄的许多判断。

第三首《感事》，通行为《癸未春日感赋时居桂林雁山别墅》。

第四首《南朝三十五年春在伦敦将回国》，通行为《南朝》。

第五首《伦敦病院中听读英文天桥小说其中述及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事忆壬寅岁与先兄等东游日本遇李君于上海李君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自况也》，通行为《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第六首《大西洋舟中记梦》，与通行标题同。

第七首《除夕北平》，通行标题为《丁亥除夕作》。

第八首《戊子三月十九日清华寓园海棠下作》，通行为《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

第九首《感事》，通行为《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

第十首《答叶公绰》，通行为《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

第十一首《人日》，通行为《庚寅人日》。

第十二首《有感》，通行为《经史》。

第十三首《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诗即用戊子春日原韵》，与通行标题同。

第十四首《庚寅广州七夕》，与通行标题同。

第十五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有作》，通行为《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第十六首《霜红龕集有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庚寅残冬一九五一一月》，通行为《霜红龕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

第十七首《中秋庚寅广州》，通行为《庚寅广州中秋作》。

第十八首《题洗玉清琅玕馆修史图》，通行为《题洗玉清教授修史图》。本题共三首。清华版《诗集》无第二首，本稿中有，删除原因是因为此诗对范文澜和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很不客气。张求会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此稿本有存真的意义。

第十九首《题吴三立诗》（一首），通行为《己丑除夕题吴辛旨诗》（两首）。

第二十首《文章》，与通行标题同。

第二十一首《寄瞿兑之》，与通行标题同。

第二十二首《寄北》，通行为《改旧句寄北参丁亥春日清华园作》。

第二十三首《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与通行标题同。

陈诗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越来越为人注意。陈诗跨越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它的意义相当丰富。陈诗的流传过程中，也包含了时代变革的因素，所以虽然是一般的抄本，但它的文献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文辉兄的著作出版在即，我用这篇小文章记录我们的友谊。

2005年10月11日于太原

## 序 三

张求会

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快要出版了，他约我写几句话。因为我这些年也在作一点义宁陈氏的研究，又提前看过此书的初稿，这才壮起胆子答应下来。想说三个问题。

一，义宁陈氏数代皆能诗擅文，为什么偏偏陈寅恪的诗特别需要笺注？

从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算起，至陈宝箴的曾孙陈封怀、曾孙女陈小从，确凿可信的诗人至少有五代，诗文世家绝非浪得虚名。五代诗人当中，诗名最盛、作品流传最广的当然要数陈三立。陈寅恪的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即便是在家族诗人中也称不上最有代表性，偏偏是他的诗最需要笺注。

解释这个问题，不妨先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陈宝箴之诗，堪称政治家之诗；陈三立之诗，更似文学家之诗；陈寅恪之诗，则是史家之诗。史家之诗，所谓“诗史”也，原本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诗人自己和后来人更为看重的都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容。虽说陈寅恪在民国年间的诗作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需笺注方能通解，但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最后二十年（1949—1969）的奇特遭遇，大部分陈诗完全可以不必添枝加叶——即使要作笺注，难度也会小很多，争议也会少很多。一句话，这最后二十年既是陈氏晚年诗作形成的直接基础，也是为之笺释的主要原因。

将陈宝箴、陈三立、陈封怀与陈寅恪稍作比较，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这四代人虽然都曾身逢乱世，但其实颇有区别——

陈宝箴崛起于政坛之际，外患大于内忧已成定局。如何摆平维新派内部激进与渐进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挽救民族危机留一片希望之土，理所当然地成为陈宝箴最大的人生目标。写诗作文是陈宝箴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之余发抒胸臆、放松神经的工具，当然也是融合官绅阶层、“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道具。相信陈宝箴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孙儿会因为写诗而饱受猜疑和攻击。

陈三立晚年的诗作，牢骚不断，忧患不绝。他的诗公认很难读懂，一是古典既多且冷，二是包藏了不少今典。但学宋诗的谁不用偏典僻典？作诗填词的又有谁不影射时事？更何况从来没有人告诫陈三立“这些可以写，那些不能写”、“应该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把诗写得不那么好懂，纯属个人自愿，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力避俗熟”。相信陈三立也不会想到，儿子写诗的自由居然会受到威胁。

陈寅恪的生存压力，比他年幼十岁的侄儿陈封怀应该最有体会。作为一位道德文章无愧先世令名、堪称后世表率的名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在1949—1969年的遭遇和表现，同